

# 缺位的高校生命教育

## 华中科大 9 天发生 3 起跳楼事件引人深思



□据《法制周刊》

短短 9 天里,连续 3 起跳楼事件让有着“中南六省第一校”之称的华中科技大学像入了梦魇般。“华中科大学生跳楼自杀事件”一度成为网上的热门关键词。

江西师范大学道德与人生研究所所长郑晓江教授认为:“高校相继发生学生自杀事件,一方面暴露出高校心理危机干预的不足,另一方面也凸显出高校对学生生命教育的缺位。”

### 1 机械学博士生的不归路

11月6日,武汉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。在这所人口近千万的城市,两场并不起眼的追悼会在举行,两个家庭从此送走了自己最亲的人。

10月23日,星期日的早晨,27岁的华中科大在读机械学博士生彭凯峰从所住的西11舍4楼“跳楼身亡”。

“早上7时57分,宿舍开大门的正说离开门还差3分钟,我突然听到‘砰’的一声,接着两个路过的女孩子尖叫‘有人跳楼了’。”11月7日,华中科技大学西11舍的楼管阿姨回忆起当天的事还记忆犹新。

华中科大学生付亚辉在网上贴出的日志称:“8点左右,西11舍一名男性跳楼身亡。美国教授PW刚好路过,听到了落地声,经历了全部的早期现场。教授在第一时间赶到跳楼者身边,发现其仍然有呼吸、意识清醒。此时旁边已经有人打120以及报警。”然而,在8时20分许,华中科大医院的两名医生到现场“检查完后,已确认死亡”。

当天9时许,华中科大同济医学院又传出“一名女生跳楼”的消息。不过经确认这名跳楼者为校外人员,已被送医院抢救。11月8日,记者经多方核实,这名跳楼者最终没有抢救过来。

“一天两起跳楼事件,这应该是华中科大60年来最为黑暗的一天。”该校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三女生对记者说这句话时,连连摇头叹息。

据了解,10月22日,彭凯峰曾向同楼层的某博士生借手机,给曾供他读书的“干爹”打电话,但电话打通后他只听对方说话,自己一声不吭。在挂断电话后,“他长叹了一口气,还在那个博士生的床上躺了一会儿”。然后,这名被借手机的博士生向彭凯峰要电话号码,以便“以后联系”,但彭用很冷淡的语气说,“没必要,要电话号码有什么用,也解决不了问题”。

“当时就感觉到他情绪不对劲。”这名博士生事后回忆,但毕竟与彭凯峰不是很熟,所以他没有追问下去。

而彭凯峰本科时期的同学高川(化名)称:“国庆节的时候,他还参加了青岛一个同学的婚礼,和大家有说有笑,看不出有任何不对劲。”但高川同时也说:“听说他在出事前和老板(博士生导师)吵过架,想换导师。”然而,这种说法并没得到校方的正式回应。

2007年,彭凯峰考入华中科技大学进行硕博连读,记者注意到,在本科期间学轮机工程的彭凯峰曾获得过“日本邮船(NYK)奖学金”,成绩还算不错。

但华中科大不止一位博士生透露,彭凯峰所在专业的博士论文“最近提高了等级,原来只要发几篇D级的论文,现在却需要发B级论文,压力肯定很大”。而记者了解到,在以“治学严谨”而著称的华中科大,因博士论文不过关而延迟毕业、甚至不能毕业的学生并不罕见。

“话不多,比较内向”是很多认识彭凯峰的人对他的最直观印象。这名“看起来多少有些文弱”的博士生,在10月23日清晨给姐姐打电话时,只说了一句“我很累,想休息了”,然后纵身跳下4楼。

### 2 被传染的跳楼者?

10月31日14时许,当22岁的建筑学大四学生张骋捷从华中科大紫松学生公寓15栋6楼一跃而下后,“整个华中科大弥漫着紧张气氛”,“三连跳”使得这所知名学府一时间背负了极大的压力。

从13时21分起的40分钟内,张骋捷通过自己在人人网上的账号“张骋捷 san-to”发了4条动态,最后一条称“走得仓促。再见,地球人”。

“当时宿舍里只有我一个人在,还是隔壁宿舍的人告诉我的这个消息。”说起张骋捷当天的情况,他的一名室友显得很伤感,“实在没有想到,他有什么想不开的?”

据这名同学回忆,当天上午张骋捷并没有去上“一贯都不喜欢的设计课”,而是在宿舍里打游戏,中午他出去和父亲吃饭,再也没回宿舍。

据张骋捷的家属透露,校方对他们称“张骋捷是在14时05分出的事,救护车在10分钟内赶到,14时25分左右医生宣布无生命体征,14时50分警方到场并进行隔离”。

11月6日,张骋捷的高中同学从西安、山东、苏州等地自发赶来为他送行。在诸多同学的印象中,张骋捷是“比较内向、很腼腆”的男生。

从2008年到华中科大读5年制的建筑学以来,至少在大三以前他“成绩还可以”。记者注意到,张骋捷曾获得过“2008-2009年度学习进步奖学金”。他的一名室友表示:“他从大三开始有些变化,开始觉得学习没意思,经常不去上课,出现挂科。”

11月1日,华中科大学工处发了一篇《关于建筑学院2008级一本本科生坠楼事件的相关说明》,称张骋捷“患有一定程度的精神抑郁。另外,该生目前还有5门科目不及格”。这则说明引来张骋捷的同学和家属的质疑,认为学校不该拿他挂科来说事。

种种迹象表明,张骋捷读大三时,发生了对他有很大影响的事情。“具体什么事我们不知道。”他的一名高中同学说。

张骋捷,一个“酷爱摄影、文采不错”的“有文艺范儿”的大四学生,就这样在周围人的不明不白中告别人世,留下了他“精神恍惚的父母”。

### 3 专家:缺位的高校生命教育

在第一起跳楼事件发生后,华中科大研究生院通过即时在线聊天群向各研究生发出“多注意、关爱身边的人,有困难和身边的人一起想办法”的提示,却没能阻止悲剧的继续上演。

“事情发生后,学院给我们开了一个哀伤与释放的心理辅导会。”建筑学院一名2008级的学生告诉记者,他认为“效果不会很大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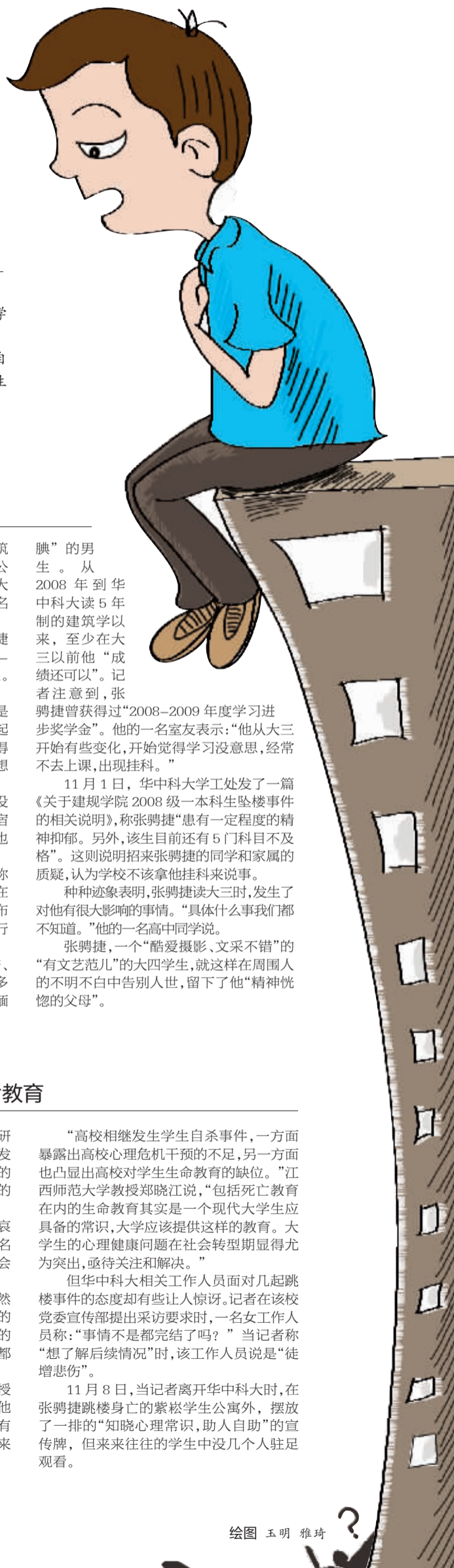
华中科大一名在校生向记者反映,虽然入校时学校办过心理讲座,大一也有公修的心理辅导课,但后来基本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调查和辅导,学校的很多心理讲座与测试都流于形式。

10月25日,华中科大的外教PW教授通过一个学生的帖子表达了自己的看法。他在帖子里问出了三个为什么:“为什么没有人用正确的方法去抢救?为什么没有人上来帮助?为什么让他孤独地死去?”

“高校相继发生学生自杀事件,一方面暴露出高校心理危机干预的不足,另一方面也凸显出高校对学生生命教育的缺位。”江西师范大学教授郑晓江说,“包括死亡教育在内的生命教育其实是一个现代大学生应具备的常识,大学应该提供这样的教育。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在社会转型期显得尤为突出,亟待关注和解决。”

但华中科大相关工作人员面对几起跳楼事件的态度却有些让人惊讶。记者在该校党委宣传部提出采访要求时,一名女工作人员称:“事情不是都完结了吗?”当记者称“想了解后续情况”时,该工作人员说是“徒增悲伤”。

11月8日,当记者离开华中科大时,在张骋捷跳楼身亡的紫松学生公寓外,摆放了一排的“知晓心理常识,助人自助”的宣传牌,但来来往往的学生中没几个人驻足观看。



绘图 玉明 雅琦

